

佛說生經卷第四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璧西

五七八

龍藏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辱不以爲恨是等眷屬過去未久有一水牛
攢尋從後來隨逐羣牛於是獮猴逐之罵詈
毀辱輕易見水牛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
辱不恨亦復學効忍辱和柔去道不遠大叢
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
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覩此獮猴
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不應此
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一
壁四
乃昔去世有異曠野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頓
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衆
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殊好威神巍
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有見獮猴
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心生忿
怒興于嫉妬便即揚塵瓦石以坌擲之輕慢
毀辱水牛默然受之不報過去未久更有一
部水牛之王尋從後而來獮猴見之亦復罵
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衆見前牛王默然
不報効之忍辱其心和悅安詳雅步受其毀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過杖
建立衆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無加報者
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施人 彼當加報之
爾乃得疾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羣輩仙人等順道而來時彼獮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坌擲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脚蹋殺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殘熱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三

二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水牛王者即我身是爲菩薩時墮罪爲水牛爲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眷屬者諸比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人者則清信士居家學者是其獮猴衆則外異道罵詈獮猴獮猴則得害尼犍師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獲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響之應聲

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告諸比丘昔有兔王遊在山中與羣輩俱飢食果蔬渴飲泉水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悉令仁和勿爲衆惡畢脫此身得爲人形可受道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一仙人處在山林食敷果蓏而飲山水獨處修道未曾遊逸建四梵行慈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往附近之聽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爲狀與諸眷屬共齋果蓏供養道人如是積日經月歷年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著衣取鉢及鹿皮囊并諸衣服愁憂不樂心懷戀恨不欲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見以爲娛樂飢渴忘食如依父母願

一留意住止莫發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
將護今冬寒至果蔬已盡山水冰凍又無巖
窟可以居止適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
頓止精舍過冬寒已當復相就勿以悒悒免
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索當相

給足願一屈意愍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感之

戀或不自全設使今日無有供具便以我身
供上道人道人見之感惟哀念恕之至心當
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免王心念道人
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中火大熾
盛適墮火中道人欲救尋已命過命過之後
生兜術天於菩薩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
人見之爲道德故不惜身命愍傷憐之亦自
刺責絕穀不食尋時遷神處兜率天佛告比
丘欲知爾時免王者則我身是諸眷屬者今

者諸比丘是其仙人者鋌光佛是吾爲菩薩
勤苦如是精進不懈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
功累德無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無得
放逸無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然心無所
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守德每
生自剋行無過惡一身遵行爲天下則行來
四輩息意休穢行正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一心智慧無所希望以法自衛行來同學
無有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倦念
聲口佛功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世尊流布
弘恩歎法之義惟志無爲法本柔潤法香普
熏十方悉聞去惡就善居家爲穢出家無爲

志常思法以法爲務勤勤誦法猶服甘露法
爲道藥多所療治法爲橋梁通諸往返法爲
舟船度諸未度法爲日月晝夜照明去諸窈
冥陰蓋消除覩於無形又信聖衆衆中學者
猶如衆流遊於大海聖衆之中或得道跡或
得往來或獲不還或成無著緣覺果證或行
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無上正真亦由是
生此則無極至深道海菩薩所奉周旋往來
度脫一切靡不興戴道慧高妙無所罣礙其
人每行出入四輩弘宣三寶身自歸命并化
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治佛寺二
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無
放逸奉四等心慈悲喜護行空無相不願之
法解了善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其人年長
命欲終時四輩衆學及諸親里五種諸家咸

往問訊將無恐怖安心勿懼其人即以偈答
衆人

吾棄捐衆惡 奉行諸功德 今身以是故
無一恐畏心 猶如有橋梁 柱強上下堅
如人乘牢船 欲渡至彼岸

衆人聞之悉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命盡壽
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彌勒得不退轉與諸
菩薩講經論法開化不逮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奈國與大比丘衆千
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爾時五百幼童行
步遊戲同心等意相結爲伴日日共行一體
無異一日不見猶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時一
日俱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言
吾塔甚好卿効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

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雨積水流行江水
大漲流溢出外漂沒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
死墮于隨流衆人見之莫不歡惜各心念言
可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勝求
索死屍不知所在益用悲酷時衆人徃反諸
比丘具白佛意佛告衆人早豫知之宿命不
請呼諸父母告之莫愁此兒五百世宿命應
然今雖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爲菩薩行
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所在佛
時遙呼五百童來尋時皆來住於虛空中散
華供佛下稽首禮自歸命佛蒙世尊恩雖身
喪亡得生天上見彌勒佛惟加慈澤化諸不
逮佛言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
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彌勒諮受法誨佛
爲說經咸然歡喜立不退轉各自父母勿復

愁憂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
修人在三界猶如繫囚得道度世乃得自由
歸命三寶脫于三流發菩薩心乃得長久遊
四使水度脫四瀆父母聞之悉從其教皆發
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作禮而
退忽然不現還兜率天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叢樹樹木參天無折傷者中
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與衆不同四方
來趣經歷樹木時樹神悅豫恣人所欲采果
薪草不以爲恨蔭涼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
鳥他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上
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其半時叢樹神心
自念言此毒最凶適墮樹上須臾之間令半
樹枯日未至中未盡冥頃如是悉枯未滿十

日恐皆毀死此叢樹木當奈之何去斯毒害時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來歷遊道路過斯叢樹卿取樹間所藏金雀掘此毒樹盡其根株令無有餘爾乃求安設不爾者日未冥頃鑒四毒樹盡枯悉及叢樹樹神聞之因化人形住於路側待之以到即語其人吾有金藏當以相賜願掘毒樹窮索其根其人聞得重金藏寶即言唯諾便前掘之盡其根源樹神喜悅尋與金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樹神歡然得離毒難衆樹長安華果茂盛不慮毒患諸罪皆散佛言叢樹者謂三界樹神者謂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來者謂魔事衆想從無明致虛空神者如來至真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者乃拔三培衆勞之厄掘樹盡根

謂消姪怒愚癡之冥設不爾者溺在三界罪蓋自覆無有威勢拯濟衆生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樹神欣然悉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逮得無所從生大哀法忍因住三界廣度一切得寶喜樂家居富者以得總持六度無極三十七品修四等心四恩十力相好四無所畏諸根寂定爲無限寶道富無量還歸家者解歸本淨真道之際也示現佛身廣宣道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說鼈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鼈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以爲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卧其身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日寐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遠方來遙視見之謂是可依水

邊好處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千頭皆止頓止炊作飯食破薪然火食諸牛

馬驟驢駝駝行來卧起於時鼇王遭身火燒

欵然擾動因即移身馳入于海遊走東西火

害不息賈人見之謂地爲移海水流溢悲哀

呼嗟今定死矣當奈之何鼇身苦痛不能復

忍因沒其身入大水中溺殺衆人牛馬六畜

皆共并命菩薩時告諸弟子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遠來賈客謂三界人五百羣衆謂五

陰六衰諸入之難鼇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

二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無際周流五趣無

一懈息然火炕作爲食具者謂三毒熾盛情

欲發興鼇馳走入大海水者謂犯十惡沒溺

三惡地獄餓鬼畜生之中苦不可言是故如

來降其聖德無極大慧往返生死救濟危厄

罪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耀令心開闡感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曾爲鼇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曾爲鼇王生長大海教化諸類子

民羣衆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

喜護愍於衆生如母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

中勸化不違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飢寒

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以

化危厄使衆罪索於時鼇王出海於外在邊

臥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

董四九

土賈人遠來見之高好因上其止破薪然火

炕作飲食繫其牛馬裝物積載車乘衆諸皆

著其上鼇王見之被火焚燒焚炙其背車馬

人從咸止其上因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衆

賈爲墮不仁違失道意適欲強忍痛不可言

便設權計入海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
危衆賈兩使無爲果如意念輒設方計衆賈
恐怖謂海水漲潮水卒至吾等定死悲哀呼
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願以威德
惟見救濟鼇王見然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
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
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活
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鼇興大慈還負衆賈
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遙拜鼇王而
歎其德尊爲橋梁多所過度行爲大舟載超
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生死之厄鼇王報
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鼇
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弟子舍利弗
等是追識宿命爲弟子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
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國惡之不敢往來與
共從事畏見危害一國遠之行求子婦無肯
與者各各相令此行毒家世之最惡不順義
理欲害人命設與婚姻行毒無處反來危人
是故遠之猶離劇賊賊與人鬪手拳相加尚
有強弱行毒之家默然以與人人卒被此害
命不可救咸共令知皆遠離之無與從事其
人因極徧求子婦無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
里外求其子婦其人家富既復豪貴婦家貧
陋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與其女不行毒故
益入財物尋迎婦來在家行禮威儀悉備不
失婦禮出入應禮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當
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婢勑婦令其行毒害殺
某人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愁憂白姑婢

曰我家行慈初無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
姑嫜罵詈不肯受教因語毒神今取此婦不行毒藥以加害人而不肯從當奈之何毒神
答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爲毒蛇來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卧現牀上行步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勑之令行毒藥乃相置害窮困無計可之從教于時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國邑見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語意還到我家宣白父母令疾迎我不爾定死人還具說父母聞之愁感憤憤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其鄉土具喻姑嫜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當聽相見不久來還姑嫜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嫜卿家行毒吾奪汝女不復

慧
相與設共諍者自有官法應得爾不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業又官家聞便相危害便止毒業與其約誓不敢復犯遣棄毒神家中遂安其毒神者謂四魔行毒求富謂諸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婦國中人民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迎婦者行到他方求以爲入便取得歸魔者謂染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不墮五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般若善權之教父報將歸謂從本無令其女壻止毒及與母者謂去三毒衆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無極善權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於正真無極之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遺獨與母居未
被教勑出入不節不拘禮教違失先聖典籍
之誨不肯學問諮詢受經法惟以愚伴迷惑之

衆以爲徒類嗜酒博戲高抗華飾有表無裏
放恣情欲噓天雅步不以孝順修德經心當
用立身身犯衆惡口言麤廣心念毒害不念
所生親之遺教惟以非法亂行爲業母甚患
之因欲教勑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
慎身護口奉先聖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則敬
受世尊無極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誨而告

子曰

子常行柔和 結伴從善友 恒宣喜勸助
長修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軟 以何爲爾乎 設結善友者

何用爲增益 假恒宣勸助 何爲修此義

長修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衆人所愛敬 設結善友者
堅住無能動 恒宣勸助者 致獲大財富

長修正法化 壽終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無上其法無限巍
巍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
向僞不識至真迷於容色惑於種姓自謂才
智不明謂明不達謂達不別尊親之明誨賤
善貴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德捨厚就薄愚伴
爲侶遂使致是癡惑日甚賴蒙親化顯以慈
仁垂流愍澤乳養之本轉令興隆通于十方
啓受頂奉不敢遺忘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
始無違子如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焉擇善

爲友無能侵焉恒行勸助合偶離別和合鬪
諍大得供遺財寶無量稽首歸佛奉受五戒
修行十善諸天衛護國主聞之召爲大臣王
告之曰朕聞德行一國悅之故以相命國無
良臣惟爲良輔使士清寧四國歸德爾乃顯
榮其人曰諾不敢違聖惟恐薄德不副功效
卷四
爲慚愧耳違負聖教黎庶怨望所以自難不
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舉動進止果能辯之
故相召耳其人默然立爲大臣王復告曰某
許國王本時與吾親親無二猶如一體有傳
口者兩頭相鬪令身相失年月時久各爾廢
礙無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當重
相賜財寶重位其人曰諾因取家財供作美
饌又齋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闇塞
被蒙天潤爲王所使遣此飲食金銀珍寶以

貢大王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失聖意從來
閼別積累年載慚愧羞恥踧踖無顏故遣貢
遺願恕殃疊原其罪過其王聞之心中欣然
亦返責已吾久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
彼興意先來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便手
執筆作書報之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
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絕不及所致不見忽捐
復遣賢臣美供瓊瑤以相謝矣剋抱來意終
始不志願一同會及散久迥今寄琦珍是身
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叙彼王得之歡然無
量剋期會日快共相娛察本所失蓋不足言
傳者過差乃致此患以爲比國友親意厚急
緩相救自遺大臣名不可計實增益其位阿
難白佛言母之至教莫能大焉佛言至哉復
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有從不

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悖亂貴惡賤善

放逸情意臣欲害君子殺二親弟子危師不

念弘德乳養之恩欲令其沒獨見奉事嫉妒

其師猶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後

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心不與同師出天下

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惡之罪中之罪不

可爲喻後世德人時時有耳天下樹多香樹

希有香草渺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

德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者少

彌勒佛時德人乃多貴善賤惡無有偏黨道

德盈盈不可稱量修德無上不爲罪殃孝親

敬君奉承師長歸命三寶三乘興隆三毒消

索所度無量皆使得道阿難聞之悲喜交集

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癡人勝

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說負爲牛者經第三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及衆菩薩時佛明

旦著衣手執應器入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

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城中人城中人買出

之欲以殺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其主見牛

既大多勢畏犇突故請十餘人將牛共行牛

遙觀佛心中悲喜絕剝馳逸數十人救不能

制之走趣如來如來則知憶本宿命阿難見

之前欲搏耳逐之一面恐觸如來一切衆人

亦懷恐懼畏來傷佛佛告阿難聽之來勿得

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兩腳而鳴佛足淚

出交橫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大哀救濟

危厄今脫此難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

有所以出者爲衆生故惟垂弘慈一見濟拔

佛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怪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本末云何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轉輪王主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五穀豐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啓親身未曾病求得安寧四域宣德徹于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時見古世人親親人而爲債主所見拘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遇見故舊爲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某百兩金當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即勅諸臣下到宮

與其百兩金臣下言諾即解債主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死周旋往來無數之劫不償所負至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賣數千兩金故來歸佛宿緣所牽佛語阿難時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佛爲聖王保之爲償竟不與之故來歸佛求索債故佛告牛主佛爲卿行分衛倍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來下又手白佛佛勿分衛所欲得金萬千億兩吾等致之布兩牛皮釋梵四王積累金寶滿兩牛皮爾乃各罷將牛到祇桓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衆形諸菩薩德巍巍無量光光堂堂猶星中月威神照遠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佛法衆七

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識宿命世尊功德
來還人間散華供佛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
爲說經即發無上正真道意輒得立在不退
轉地從無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菩薩無央數人于時
衆人無央數千皆來集會在於佛所悉下鬚
髮行作沙門各自與五百羣從修治道德精
進不懈成得神通生死根斷普獲道證周旋
十方濟度衆生阿難白佛此等衆學宿有何
行本修何德乃致此譽神通之慧然爲第一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
十有一維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號
旃頭摩提爾時有一梵志名光華博學衆經

卷四

十七

廣宣法典無義不達有五百衆侍從啓受數
數往詣維衛如來聽受經典誘化羣黎開發
愚冥勸示正真行作沙門修德爲業時彼國
中五百營從將五百人大臣羣僚亦作沙門
有大長者化諸羣衆皆復捨家行作沙門奉
行精進不犯禁戒命終之後得生天上天上
壽盡來生人間如是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
劫於此佛世皆作沙門悉會佛所爲佛作禮
退坐一面諸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
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來到會於佛
所稽首足下遷住一面佛時便笑阿難問佛
何因緣笑至真世尊終不虛欣惟說其意佛
告阿難見此衆人天龍鬼神來會者不答曰
已見佛告阿難維衛佛時有一大國名旃頭
摩提王名旃頭皆奉大法歸命三寶時有梵

志名光華總攝三達博綜衆經無義不達見維衛佛化於十方天上天下靡不啓親誘五百衆往詣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王棄國捐王與五百衆亦作沙門有大長者亦化羣從五百之衆行作沙門普受道化進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護九十一劫不歸惡趣生天上人間今得人身悉來會此亦普出家行作沙門啓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爾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吾身是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衆皆是維衛如來至真同時學者彼種此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佛說是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立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羅漢亦復如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前經第四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爾時有一居士厭世苦患萬物非常身之所有財物如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無一可貪惟道真正未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達則便入山山中修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人間數蒙謗議口舌流盈今在山中復無所獲進退無宜不知所湊不如脫衣還就吾業猶豫未定時山樹神覩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志在瑕穢代之恨恨不可爲喻因則化作比丘尼身著珠寶面色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女人顏貌端正色像

第一姿曜煒煒衆類無逮俱相謂言卿比丘
尼何故身著寶瓔珞脣口妙好猶如赤真珠
比丘尼曰寶如幻化脣如彩畫端正喻膏有

何可貪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春華身若

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無有正主惟心爲

本在三界中獨來獨去無一隨者禍福追身

如影隨形三界皆空無一可賴爲罪所覆五

陰六蓋心閉意塞不解三昧比丘聞之心即

覺了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緣合貪身自

害剖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人無有親疎

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死已斷悉無起分

出入自由不著垢塵爾乃達知山樹有故化

如除浮雲神勸之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

三界五陰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惟見愍

哀救濟此雲即爲說經使心開解奉受五戒

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稍前遂至無極入
佛正真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解其本末執心
當堅無得後悔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昔有長者畜一好馬初得之時志操奔突不
可御調適欲被騎前兩脚跳騎上遊逸四出
橫走不從徑路入於溝渠突樹牆壁其主長
者甚懷瞋恨還歸在家鞭撻酷毒不與水草
獨令窮困飢餓心惱而自剋責心中無計不
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曰順從其主時無
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乘騎馬被著鞍
勒馬即受之不復跳踉騎上鞍住亦不爲慙
牽東西南北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
息令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遂調柔日
日成就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乘之復不順

從跳踉橫走斷絕鞚靽捶杖加之不以改行還歸餓之乃思已殃食以卑草飲以濁泉自作已受何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大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過鞭甚酷母獨高處不念親感行來欣欣一身喜樂高望遠視猶若鴻鵠不憂子孫獨遇此酷聖曰其母答曰是卿身過何所怨責長者授勒被鞍即受騎汝隨順東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卿反之故獲此殃子聞母教明日即從長者試之安然順之騎之授身令行即行令住尋住長者大喜馬即調良飲食隨時與母無異假以爲喻長者謂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從道化故爲說法令知去就跳踉走行不可制者加以捶杖爲演五戒十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勤苦之難三界

之患往來輪轉無一可安設不犯惡五戒十善乃開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於十方諸佛共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師說深淺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爲天人說空無相願六度無極四等四恩不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處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城城名拘薩國中有諸蕩逸姪聖曰亂之衆專爲凶惡不隨徑路一國患之以爲酷苦伴黨相追共爲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叵得於時國中諸比丘尼俱共遊行樹下精思專惟正道不捨心懷衆比丘尼智慧第一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鮮各有各有德行威

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洗指流水側凶衆
遙見即生惡心姪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
尼適脫衣被入水洗浴尋前掣衣持著遠處
欲牽犯之時比丘尼見發逆意意中愴然愍
之爲愚因脫兩眼著其掌中以示諸逆卿所
愛我惟愛面色以盲無目何所可好復示腸

臍身體五藏手脚各異棄在一面謂凶衆言
好爲所在逆凶見此忽然恐怖知世無常三
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者尋還
衣被稽首悔過所作無狀反逆無義願捨其
殃長跪叉手各受五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
自責其罪盲冥無知迷來日久作惡不罷不
覺世世當受禍危今蒙大聖垂恩救濟乃感
比丘尼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無爲佛言
善哉惡趣已離轉當成就如樹華枝果實已

茂行亦從斯諸人欣然求作沙門佛即聽之
正心爲本尋時出家守護諸根衆殃求除五
蓋不存三毒消滅爲佛子孫以斷生死自然
神通爾乃識別佛之大恩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廣田益
有犁牛得收五穀乳酪醍醐衆果菜茹不可
限量供給遠近諸食之者往來每與窮困名
德流布普通十方時衆渝解語其意當得伴
黨獨不可諧衆人咸來皆共居止在其人邊
居家遂多更立第十四城邑取婦生子子大衆多父
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行護身口意布恩
施德子各違錯不從其教言父今已老何不
寂然妄有所教誰當受之父得子惱心自念
言吾本一身所豐施遠近下及不逮今得諸

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無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而清明能有所益奉於正行強有所觀不解本無自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感反爲所迷不至正真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無上之正真道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四

音釋

坌	蒲悶切	胡夾切	跋	子六切
墮	墮也	隘也	踏	踏
不自安貌	琦	渠姑回	昔切	跋踏恭而
以忍切	蹠	宜切	珍蹠	資
車剝也	踉	聊切	蹠偉也	
	跳	切	少息淺切	
	踉	切	也	
	蹠	同	甚	
	音半	切	息	
	蹠	與	淺	
			切	
			剝	